琴台客聚

學生會是誰？誰是學生會？

潘國森

2019年「時代革命」的暴力高峰期，本欄就談及「亂後重建」要治理整頓「政教法學媒」這亂港五棍。筆者又發了公開信給香港大學張翔校長，引用香港法例第1053章《香港大學條例》中若干條文，為校長大人提供懲治暴動學生的法理依據。大學高層理應熟讀此條例，不過整頓要看時機，現時正好補充幾句。公開信無非是一封電郵，不過香港文匯報發行全中國，正好讓全國同胞都知道香港大學校友之中還是有明白事理之人。什麼「學生會」、「畢業生議會」都沒有資格在政治上代表在讀同學或已畢業的校友。

無良政客接連歸隱避責，又輪到不知天高地厚、偽冒「學生領袖」的學生會頭目接力玩法搗亂。近日香港大學停止代學生會收會費，又收回學生會原先使用各物業的管理權，標誌着「必然會員制」的終結。香港廣大市民不太了解「學生會」是什麼東西，本文就介紹一下。

「潘老人家」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率先反對「必然會員制」，原因是學生會應該僅屬聯誼組織，不是政治團體。同學可以有自己的政見，亦有自由決定是否參與政治活動，學生會的「建制派」、「掌權人」無權強迫同學追隨他們從政。那時筆者就呼籲應容許同學不加入學生會，會員則應有退會機制。

過去香港人聽到「大學學生會」如何如何，其實僅指「大學學生會」的「幹事會」如何如何。「幹事會」英文叫「Executive Committee」，通常有一會長（President）、兩副會長和若干秘書（Secretary），競選時又自稱「內閣」（Cabinet），儼然就是英國政府行政部門的一副架勢。這「Secretary」除了可以是秘書之外，也可以是一國之「部長」。學生會一般有些什麼體育秘書、康樂秘書之類的職稱。

學生會沒有「司法部門」。「立法部門」亦無用，「評議會」（Council）倒是有的，文、理、社、工、醫等學院都有代表在內。既然無法可立，亦難制衡「幹事會」的日常運作，故此學生會從來都是「行政獨大」。

傳媒報道「香港大學學生會」做了「甲乙丙丁」諸事，其實只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幹事會」所幹的好事，通常就是十幾個「內閣」成員小圈子的決定。若然事態緊急，甚至有可能是會長心血來潮時一張嘴說了就算！

「潘老頭」當年被戲稱「反對派首席發言人」，但是「反對派」沒有掌控任何資源，無法「傳宗接代」，畢業離校就是局外人。「學生會建制派」卻世代傳承，舊日學生會幹事在多年後已成為大學教授，於是內有「學生會老鬼」干政，外有政黨的「老鬼學長」指指點點。學生會又鬼鬼祟祟改變成與大學沒有從屬關係、卻又坐擁鉅資的「社團」。近年的什麼會長，無非是外面政團操控的傀儡。看看「學生領袖」下課後，去跟些什麼校外的成年人開會就可見一斑！

年輕軀殼入面，包藏了醜惡的靈魂！「學生會」不純粹是「學生棍」，還勾結「教師棍」和「政客棍」，看來今時各大學的「學生會」都免不了被取締解散的下場。

思旋天地

奮鬥道路開啟新征程

思旋

「五四青年節」起源於1919年。一群愛國的中國青年學生充滿中華民族自強自立的覺醒，發起反帝反封建的全國性的愛國運動，提倡科學新文化的運動，「五四運動」揭開了青年新文化思想和革命奮鬥的序幕。

今年欣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愛護廣大青年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鼓勵肩負歷史使命的青年，要堅定信仰和前進的信念；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擔大任，努力成為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新人；為祖國、為民族、為人民、為人類的不懈奮鬥中綻放絢麗之花！

上周，思旋本欄曾記載資深愛國者芬姐夫婦在年輕時的紅色之旅的動人故事，芬姐娓娓道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芬姐夫婦曾到上海法租界某一幢洋房參觀，此幢洋房正是1921年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地點。其實，在此之前，新文化運動的始創者，有南陳（獨秀）北李（大釗）自「五四運動」後引入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繼而相約建黨。當時，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李達、董必武等13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會期共有3天，卻因租界巡捕干擾，大會迫不得已改在鄰近浙江嘉興南湖一艘紅船上繼續開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決議，選舉產生中央局，莊嚴地宣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了。料不到，「一船紅中國，萬眾跟黨走」。中國共產黨員「開天闢地、敢為人先」。百年前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只有不到60名的黨員，經過百年崢嶸歲月之後，現今已有9千多萬黨員之多，成為世界最大的一個執政黨了。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他意志堅定、自強不息，正如他重上井岡山上所寫的詩詞，豪情萬丈表心聲「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毛澤東率領中國紅軍來到貴州遵義。紅軍初期軍事失利，人數大減，紅軍內部產生不少軍事決策及人事組織上的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遵義召開會議，經過3天激烈討論，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央軍事指揮的領導者，繼而戰事取得節節勝利。

著名的遵義會議，在路線關乎生死存亡之際，航向得以扭轉轉折，打開了革命的新局面。毛澤東挽救了紅軍、挽救了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走上奮鬥的道路，開啟了革命新征程，建立新中國，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心窗常開

嬰兒頌 父母的驕傲

潘金英

4月初的一個寂靜黃昏，春意盎然，生的氣息在山徑兩邊蔓延，哇，我驚艷見那杜鵑花粉白、嫩紅，三五成簇地開得燦爛，花草茂盛，群芳爭艷；疫情侵襲人類的生命，唯有大自然天地草木，不知疫症為何物。我詫異見花草們雖貌似柔弱、微小，原來病毒惡菌再兇，也無阻其生生不息……

生有時序，疫情無法阻攔四季更替，春暖花開，更無法阻攔人生的大事：情、愛、婚、孕，人類傳宗接代的美麗行動一如既往——嬰兒依舊呱呱落地，像愛的小天使那般，高歌降世。人間4月天的一個晚上，她翩翩然來了！這是個瀰漫色彩的日子，嬰兒像春花綻開美麗笑臉，不理睬疫症為何物，我感到她和她母親的勇氣和力量，衷心讚美！

●日本朋友設計的立體賀卡。作者供圖

小嬰兒是第四代。嬰兒的媽是我女兒，一夜間我升格成了嬰兒的外婆，我84歲的老媽，也升格成了嬰兒的太外婆。僅是這一晚，小嬰兒的力量，已大得使三代人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我們這幾代的媽，無論老、中、青，為了這第四代的小嬰兒，生活節奏全轉了方向。現在女兒坐月子要補身，我和我老媽，親身購買薑、醋、新鮮雞和雞蛋，很忙於煮雞酒和煲薑醋。嬰兒父母，在小嬰兒出生後，未滿百日時，已預早買了本寶寶日誌，出生時印上小嬰的手印、腳印，貼上嬰兒的照片，喜孜孜地替她量身高，寫日誌，記錄她成長，怎能不忙呢！

探望小寶貝，現今是每天外婆、太外婆的指定活動；沒有她，疫情下生活了無生趣；有了她，日子過得每時每刻都彷彿充滿新鮮，喜親嬰兒的乳香味，為了見小寶貝一面，疫下怕會感染，防禦做到十足。BB父母都很小心，每個出入家門的訪客，鞋必須放門外，入屋即先小心洗淨雙手，或抹拭消毒。我們不同時段去孫女家，盼能親她、抱她，為她哼兒歌，臨走給她送上飛吻呵。

我們常隔空用手機互傳嬰兒相片：各樣的嬰兒賀禮、賀卡、新衣襪，她變化的表情、打呵欠、吮奶呀、眼仔睜睜、閉目呀、睡姿等不同的相片，也上載到家族群組去，家庭成員會在手機回應、欣賞，或教湊嬰妙法，小寶貝成了交談的新話題，是重要人物啊！

親愛的孫女，我愛你勝過遼闊的宇宙，稚嫩的你是我們的開心果，你是父母的驕傲，是上天賜贈的一份最珍貴的禮物，一曲快樂頌歌，每天傳遞着歡欣！冀今後疫情消逝，笑口常開，祝願你天天開心沒煩惱！

翠袖乾坤

遺囑之困

余似心

朋友是家中獨子，父親早逝，母親個性獨立，一直不允授權任何人處理其資產。行年87歲的她，某天吃過早點坐在椅上便離世了。其子拿着出世紙往辦理遺產時，當局以其母無結婚證書，丈夫死亡證上身份寫「寡婦」一詞，竟表示：「怎知你母親曾否有多段婚姻？又曾否生育其他子女？可能某天有人出來爭產！」拒絕其遺產申領。朋友為之氣結欲辯無從，遺產雖不多，花了大筆律師費仍不得要領。這樣奇怪的個案我還是首次聽到。

遺產真是令人費煞思量的事。有律師朋友才30多歲，便自行立遺囑，其母獲悉後哭得肝腸寸斷，聯想到她要死了。朋友費盡唇舌解釋：「立遺囑只為自己的財產將來可按自己的意願處理，有憑有證個人可以安心。況且，誰能預料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年輕不代表可以長壽，在精神健全時作好準備是最佳安排。」其母才放心。

爭產事無日無之，多少人因不滿財產分配而兄弟鬩牆姐妹反目。我印象最深的一宗案是一名槍手以姨舅們吞佔其母應得的遺產，而槍殺多名姨母和舅父，案中的金錢瓜葛僅涉及一個不大的數目。

在豪門爭產案中，縱使有遺囑，仍引申出不少偽造或無效的版本，原以為一家和睦，人死後可能出現令人意想不到的人物來爭產，又或令人驚訝的遺囑內容。我一位專做平安紙的律師朋友說：「每次受託者簽過遺囑後，我都要求對方寫下日期和時間。因為曾有一人來我律師樓做過遺囑後，立時被另一親人拉到另一律師樓做另一遺囑，由於遺囑的有效性視乎最近日期和時間，導致我負責的一份無效，所以幾分幾秒也要寫清楚作為保障。」

雖說人離世後便瀟灑地離去，不帶走一片彩雲，但你留下的東西，除了那個臭皮囊外，卻在人間爭得翻天覆地，叫人情何以堪！所以無論你擁有多少身家，將來有多長壽，預立遺囑還是一個好安排。

網人網事

上網來一卦

狸美美

剛剛過去的2020年，有一個行業成為了隱藏的藍海，當中不少從業者都悄悄賺了個盆滿缽滿，且這個勢頭貌似仍在繼續。而這個行業，就是網絡占卜。

玄學，在人類群體中從來都是廣受歡迎的。從入門級的星座、屬相，到專業級的塔羅牌、請碟仙以及紫微斗數等，每個領域都有眾多愛好者。據2011年美國普度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相信風水的人有1.45億，相信財神的有1.41億，而曾在過去12個月內算過命或看過相的人有3.62億。

但特別的是，與過去信奉玄學者普遍年長不同，不知從何時起，這一屆年輕人已默默榮升為玄學粉絲主力軍。而伴隨着年輕人熟悉的方式，互聯網+占卜一時間風生水起。

有調查顯示，對應IOS系統的涉及星座、風水、算命、紫微斗數等內容的APP有多達227款。各短視頻平台上有關占卜的內容也呈火熱態勢，比如抖音上的話題「塔羅測試」，累計視頻已達10.7萬，累計播放量更達到22.8億次。再比如B站，前5,000個有關占卜的視頻中，最高點擊量超過300萬次，最低的也接近6萬。

在流量為王的今天，有人點擊就意味着有錢入袋。那麼，靠網絡占卜這個IP，一個月的收入能有多少呢？

有媒體在淘寶上找了一家以售賣風水物品為主的人氣店舖，根據店中的貨品單價和銷量算出了該店的月收入，答案為18.8萬元人民幣。還有媒體直接採訪了網絡占卜師本人，以該占卜師為例，占卜費分188元、288元、388元三檔，每月接100單左右，光占卜部分可穩定月入4萬元人民幣。與此同時，隨着藍海被愈來愈多的掘金者發現，新入行者也日益增多，為了滿足新人「學習專業」的訴求，該占卜師還開設了專業知識訓練營，每位學員收費3,888元人民幣，這部分的月收入能達到10萬元左右，加上之前的占卜費，即該占卜師每月可有15萬元左右的收入。據媒體報道，這種收入水平在業內屬於中游，有更資深一些的老牌占卜師，線上+線下一起做下來，年收入能有200萬元左右；而即便是水平差些的「假行家」，靠着噱頭和經營策略，也可以達到月流水10萬元。至於這個領域中的「大牛」——比如早年以畫星座漫畫而一舉成名的同道大叔，則成功被收購股份，落袋2.18億元。

賣得火熱的另一端一定是需求旺盛。那麼，這屆年輕人到底在沉迷算什麼命呢？

有媒體統計後發現，愛情、整體運勢和個人發展，是青年們占卜最多的領域。其中，愛情大比分領先成為青年們最煩惱的問題，比如B站塔羅占卜主題下的播放之王就是「你這一生會有多少段戀情？」至於整體運勢和個人發展，有業者表示自從新冠肺炎疫情後，來問的人愈來愈多了。

所以，真的是在占卜算命嗎？其實只是那些焦慮和苦悶要找個慰藉和出口罷了。疫情、996、內捲、雞娃壓力下，不理性、不科學的玄學用不可證偽的方式幫人們解答着這個世界，讓人們的心中多少有了些安慰。

你累嗎？或許可以上網來一卦。

百家廊

透視作家旅遊觀

傅昱

作家旅遊，多是為采風。采什麼風？采一縷外地攪動不停的風，還有些許土；把它們握在手中。然後，再用這團或輕柔或火辣的風土，點燃心中的思念，漸漸變成筆底的火種。

「買下一張永久車票，登上一列永無終點的火車。」這是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的名言。在198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中，馬爾克斯說，大家到拉丁美洲來看看吧，《百年孤獨》寫的是拉丁美洲的現實，並非魔幻。

抗日戰爭時期，旅居桂林的作家雖獲暫時喘息，但民族苦難、個體艱辛使他們憂患滿懷。因此，當審視和體驗桂林時，他們常帶上一縷或濃或淡的憂鬱。巴金在《桂林的微雨》寫道：「綿綿的細雨成天落着。昨晚以為天就會放晴，今天在枕上又聽見一滴一滴的雨聲。心裏想：這樣一滴一滴地滴着，要滴到什麼時候為止呢？」蘆荻詩歌《霧》：乳色的月亮/攪和着重霧/我步過灕江橋/橋上，淋過霧/山，沉在霧裏/水，沉在霧裏。詩人的心情如此憂鬱，就是因為心「比霧還沉重」。

台灣散文作家張曉風的旅遊作品，風格明快。她說：「有一個地方，我非常嚮往，是桐廬、富陽、富春江、嚴子陵從前釣魚的地方。結果去那地方，找到一個村子，他們說是孫權的故居。那個村子好奇怪喲，幾百家人連在一塊兒，下雨時走來走去都不會打濕。就是說，我穿過你家，你穿過我家，這麼走的樣子。這個村子，非常有意思。」

張曉風心中的旅遊，就是要尋找這種感覺的。在旅遊地，她看到一個農村婦女洗衣用的搓衣板，如獲至寶買回台灣。「我並不喜歡到古董店買一個供在那兒的東西，而喜歡跟生活有關的物件。就說這個搓衣板，你看它搓得紋兒都不清了，這個凹槽裏頭，好像還有點肥皂殘留在裏頭，我覺得真實。這是我對那村落的記憶。」

旅遊是一種性格。作家旅遊，便是在個人性格中尋找一種境界，留在生命中慢慢享受與思索。北京作家從維熙到台灣阿里山看雲，便有點兒棋行天下闊的感覺。他說，我這顆北京的棋子，今天移位到阿里山來了。在這兒看雲，天穹下，一會兒是埃及獅、一會兒是波斯貓、一會兒羅馬勇士決鬥、一會兒仙女浴後起舞……這種雲的詭譎無形變幻，在北方城市永遠看不到。這就像在南方無法品味東北凍梨的美妙一樣。

作家的心思密如針，一次次戳開異域的風土人情。心情忽喜忽悲、忽開忽落，幾乎可以洞察他們蟄伏和蠕動的靈魂。新加坡女作家尤今，每每旅行回來，是將沿途收集的心情，取出來細細把玩。在印度恒河看火葬，她收集的是「悲愴」心情。儘管死者與她非親非故，可一清二楚地看到原本厚實的身體在火神吞噬下，一點一點化為灰燼，好似有人在用火烙她，痛，很痛。

旅法女作家呂大明以散文名世，她擅長在東西方旅遊中尋找到比較視角。自《英倫隨筆》始，其散文在娓娓道來的異域風情敘述中，滲透着民族性格與人文差異的心靈關懷。如《來我家喝杯茶》通過東「拉」西「扯」的閒筆，做夠了世界各國「茶文化」對比與深思。

呂大明從英倫到旅居法蘭西，凡30年有餘，對歐洲藝術名家及作品可謂熟稔。音樂家莫札特、布拉姆斯，雕塑家米開朗基羅、羅丹，畫家波提切利、莫奈，都在她筆下復活。她的散文常「一題多作」，一個總標題下有三四個小標題，既獨立成篇，又圍繞總題，如同西方交響樂，具有主部、副部的呈示與展開的奇異魅力。

愛爾蘭作家德烏拉墨菲，則把自己的旅行當成一種享受。幾十年來，她一直堅持騎車周遊世界，隨身帶着睡袋，足跡遍布世界最偏遠的角落。她將自己的旅行見聞寫成20本書。儘管墨菲飽經風霜，但那充滿生氣的眼神使她年輕了許多。墨菲說：「旅遊使我從各種景色中獲得靈感，並享受快樂。」

「騎車不是旅行中最苦的事情。」墨菲說：「自己鐵定每晚寫日記是最難的。」旅遊地的不可預測性，是作家旅遊最根本的要求。留有懸念，才有興致。

因這樣、那樣的原因，作家們常靠近那些難以理解的地域去看風景。他們明白，現在的旅遊太大眾化了，自己則要私密一點。只有一個人悄悄進入，才能在筆底做得更好。但不要以為作家的風景，總是在外地。不！作家的眼睛和心靈，就是農人的手和臂膀；有溫情的地方，就有風景。

北京作家程黧眉，愛在家門口看鮮花，也算一種別樣的旅遊吧。2000年早春時分，她家樓下的二環路上，到處是鮮花，尤其是有一個路口——玉蜓橋下，一大片的粉紅色的花，像一片山岡。她每次駕車出去，都要刻意地經過那個路口，哪怕是繞路，也要去看一看，就像旅遊觀光一樣。春花，對於她這個從小在東北長大的人來說，就是溫暖，就是神話了。天天在溫暖與神話中活着，能不美嗎？

作家的旅遊觀，是一個說得清、講不透的東西。在風景與懷想面前，作家已穿透了生命的荒野，把腳印落在純美與泥濘之間。我理解眾多作家，他們為什麼在風景面前異常沉靜；其實，他（她）在注視風景的同時，也在注視着自己的內心。

信而有征

卓越

劉征

這學期我倉促接了一門叫做《視聽傳播中的交響樂和搖滾樂》的課，最近講到了搖滾樂部分。備課的時候，我看到一則軼事，說鄭鈞還沒出名就經常寫歌。他先是租了人大後門外的一個農民房。房東太太問他住這兒幹什麼，他說寫歌。房東太太又問：「寫歌幹什麼？」他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了。後來，同樣的問題又被同是搞音樂的人問起，他更無從回答。那個人也沒想讓他回答，還以過來人的身份指點道：「何必自己寫，有誰願意聽。現在大腕那麼多，找別人的歌唱不就完了。」可是鄭鈞就是想自己寫。然後就有了《回到拉薩》。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那個時代的中國搖滾樂已經很遙遠了。即便像鄭鈞這種紅極一時的人物，如今也幾乎無人關注了。然而，一種創作的熱情，其實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總是相同的。

這種熱情最浪漫之處在於，當一個人創作的時候，他是不知道自己要出名的。多數時候，別人也不這麼看。因為太過熟悉對方，便會覺得這個人平淡無奇，他的作品也必定很平常。可是偏偏那些才華洋溢的作品就是這樣無聲無息地出了名。就好比《月亮與六便士》當中的思特里克蘭德，在生前被人認作負心漢、乞丐，甚至對於他用畫付酬勞的舉動也會嘲笑，覺得這樣一個窮鬼自視還挺高。可是過了一二十年，自己的兄弟忽然從英國打來電話，說大溪地出了位非常了不起的畫家，現在他的畫在倫敦十分風靡，可以賣一個大價錢。這時候，此人才意識到自己的這位畫家原來真的了不起。

天才之所以不容易被認出來，就是因為他的成名沒有徵兆。只有等人給他們立傳的時候他們才顯得不同。在那本書裏，一切都順理成章，當事人像是注定與眾不同，他所經歷的一切，都在為他成為一個偉人而作準備。其實書裏的事固然都發生過，可不像寫出來的那麼理所當然。他的每一次抉擇，或許出於被迫，或許無知無覺，也許還是彎路。可是在看這個書的時候，你會覺得這些零碎的過往都是上天的安排，冥冥之中自有聯繫。

我從來不相信傳記的原因就在這裏。這種書，或多或少總有點造神的意思，稱不上完全的寫實。它本身最大的作用不在於使你了解一個人，或者獲得某種經驗，而是要展示一種上升的命運。這會讓看傳記的人都樂觀起來。其實只要想一想就知道，沒有一本傳記是在功成名就之前完成的。

甚至於，一個天才的出現比我們想的還要兒戲。我看《挪威的森林》，裏面有一個療養院，住着一位叫做玲子的女病人。她的發病，起源於她的音樂事業受到了挫折。在20歲年紀正要出成果的時候，她因為太緊張而崩潰了。她的悲劇命運在於她從小就刻苦練琴，卻在中途戛然而止。

可是在我看來，她的可憐並不在於此，而是因為她高超的演奏技藝未能形成一種成果，只停留在一遍遍的經典曲目練習中，所以一旦她停下來，就什麼也沒留下。也許正因為這樣，她才感覺到了絕望，以至於一輩子都離不開那個死一般沉寂的療養院。

通常，人等到上了年紀就特別喜歡思考關於價值的問題，這時就會急於留下些什麼。其實，凡事都追求一個結果的這種功利主義就來自於這種急切的價值感需要，而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我們都想要變得卓越，這既是人類的快樂，也是苦惱的來源。